

《金瓶梅》与明代的两种“善书”

周绍良

《金瓶梅词话》里有一些丰富的资料，不论从宗教、文化、经济、社会、民俗那一角度去探讨，都颇有研究价值。如第五十七回薛姑子劝西门庆印施《陀罗经》事：

……那薛姑子就说：“我们佛祖留下一卷《陀罗经》，专一劝人法西方净土的。佛说那三禅天、四禅天、忉利天、兜率天、大罗天、不周天，急切不能即到。唯有西方极乐世界，这是阿弥陀佛出身所在，没有那春夏秋冬，也没有那风寒暑热，常常如三春时候，融和天气。也没有夫妇男女。其人生在七宝池中，金莲台上。……”西门庆道：“那一朵莲花有几多大？生在上边，一阵风摆，怕不骨碌碌吊在池里么？”薛姑子道：“老爹，他还不晓的。我依那经上说：佛家以五百里为一由旬，那一朵莲花好生利害，大的紧，大的紧！大的五百由旬，宝衣随愿至，玉食自天来。又有那些好鸟和鸣，如笙簧一般，委时好个境界。因为那肉眼凡夫不知去向，不生尊信，故此佛祖演说此经，劝人专心念佛，竟往西方见了阿弥陀佛，自此一世二世，以至百千万世，永永不落轮回。那佛祖说的好，如有人持颂此经，或将此经印刷抄写，转劝一人，至千万人持诵，获福无量。况且此经里面，又有护诸童子经咒，凡有人家生育男女，必要从此发心，方得易长易养，灾去福来。如今这付经板，现在只没人印刷施

行。老爹：你只消破些工料，印上几千卷，装钉完成，普施十方。那个功德，真是大的紧！”西门庆道：“也不难，只不知这一卷经要多少纸札？多少装钉工夫？多少印刷？有个细数，才好动弹。”薛姑子又道：“老爹：你一发呆了！说那里话去？细细算将起来，止消先付九两银子，交付那经坊里，要他印造几千几万卷，装钉完满，以后一搅果算还他工食纸扎钱儿就是了。却怎地要细细算将出来？”……且说西门庆听罢了薛姑子的话头，不觉心上打动了一片善念，就叫玳安取出拜匣，把汗巾上小匙钥儿开了，取出一封银子，准准三十两足色松纹，便交付薛姑子与那王姑子：“即便同去，随分那里经坊，与我印下五千卷经，待完了，我就算帐，找他。”

西门庆为爱子、爱妾的病痛，听了薛姑子的宣教，被感动得捨了银子来印这部《陀罗经》。这部经的功用，在薛姑子嘴里说得神乎其神，所以起了作用。实际上，先不谈这部《陀罗经》是怎样一部伪书，单就这部伪经本身而论，薛姑子说的那套，经里哪有“那一朵莲花好生利害”一些事，被愚弄的人总是自己甘愿受骗。结果是薛姑子得到实惠，社会上流传一些被施舍的“善书”，还为薛姑子这样骗子继续开辟骗人的道路。

还有《血盆经》，这也是一部伪经，也受到一些人的崇信，母亲或妻子亡故，儿女及丈夫总为她持诵或板印这部经，以期超生佛地，早得生天。《金瓶梅词话》第六十二回也有李瓶儿病得垂危时刻的记录：

……李瓶儿道：“王师父：还有甚么好处，一个孩儿也存不往，去了。我如今又不得命，身底下弄这等疾，就是做鬼，走一步也不得个伶俐。我心里还要与王师父些银子儿，望你到明日我死了，你替我在家请几位师父，多诵些《血盆经》，忏我这罪业。还不知堕多少罪业哩！”

这正反映当时妇女对“血”的认识，这《血盆经》的内容是怎样地打动她们的心灵。

《金瓶梅词话》所提及的“《陀罗经》”正名该是“《陀罗尼经》”。它与“《血盆经》”这两种经卷，我过去都曾得到，足可与所说相印证。

《佛顶心大陀罗尼经》，内容分三卷。上卷名《佛顶心大陀罗尼经上》，述观世音菩萨为救一切众生说《佛顶心陀罗尼》，说此陀罗尼已，天雨宝花，世人如能持诵或抄写，可以不堕地狱，可以转世得男身；凡人所思念希求诸事，皆可依愿成就。中卷名《佛顶心疗病救产方卷中》，谓难产或人遭重病时，可朱书此陀罗尼及秘字印用香水吞之，当时分解。下卷名《佛顶心救难神验经卷下》，是讲此陀罗尼一些灵异事，从罽宾陀国，肢罗柰国，一直说到怀州县令事。由此可见此经乃中国编造，不过捏合《佛顶心陀罗尼》为一经耳。所谓“秘字印”，颇类道家符篆，当是由于民间相信符篆，遂被效法编入这部经里。我们从每卷所题经名看，便可明瞭此经宣传的对象，主要是针对妇女来的，它抓住一般妇女最容易被触动的部位，就是生产，它不单是一场痛苦，并且甚至可以招致死亡，而这部《陀罗尼经》正是解决这一灾难的救星，只有相信它可以免除。用这样方法来启导人们对它的信心，这是不言而喻的。也就是这类伪造经卷得以大量印施的原因。我所得到的共三种，俱明刊，梵夹装，俱上图下文。一本为宣德十年（1435年）刊印，框高十六公分，黄纸印，开首镂一男一女携童男女各一朝南海观音像；卷末一莲幡，中有题记：

奉

佛信官张忠同妻郭氏惠金为

宣德六年正月初六日告许印施

佛顶心大陀罗尼经一千卷散施流通保祐

信男奴儿灾障消除寿命延长吉祥如意者

宣德十年四月 日施

从题记看来，张忠自称“信官”，可见并非一般信士，正是西门庆一流人物。他为儿子奴儿祈求“灾障消除、寿命延长”，又何尝不像西门庆为官哥印施此经一样心情。

又一卷为成化十三年（1477年）刊本，框高三十二公分，白棉纸印。首南海观音像，次龙牌，题云：

成化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印施

无施印者姓名。末尾有韦驮像。

又一卷为弘治四年（1491年）刊本，框高二十七公分，白棉纸印，首南海观音像；次龙牌，题云：

圣德宏深 世道清泰

雨旸顺序 禾稼丰登

慧日舒长 法云覆满

佛图广大 海宇晃安

凡八句四行。卷尾龙牌题：

大明弘治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制

亦无印施者姓名。末韦驮像。

这后两种板刻极精，而前一种则颇粗糙。三本插图画面基本相同，只各本后段略有差异。

从这实物以证《金瓶梅词话》所叙，可见印施《大佛顶陀罗尼经》在明代很长一段时期里是颇为流行的事情。

我所得到的的一本《血盆经》，也是一卷出相经卷，题作《佛说大藏血盆经》，梵夹本，黄纸印。首镂如来说法图，左右阿难、迦叶旁侍；次影牌题“南无阿弥陀佛”六字。次经文，上图下文，框高二十公分。故事谓目连至羽州追阳县，见一血盆池地狱，池中有许多刑具，一些女人在此受罪，问之始知因女人产下血露，污触地神，因受此报。目连询其将何以解救此苦，狱卒告其为阿娘持血盆斋三年另六十日，并请僧转诵此经一藏数即可升天云云。全

经不足千字，文句颇陋，殊不足称道。末有莲幡题记：

大明国北京顺天府宛平县安富坊住奉

佛信士占杰为母持斋圆满印施

大藏血盆经一藏流通

正统二年七月初一日施

最后一面镂一韦驮像。

从《金瓶梅词话》所载李瓶儿的一段话，结合这本经文来看，可以知道：对于血，特别是妇女月经和分娩的血，原始人普遍都有一种既敬且畏、敬畏难分的“禁忌”（Taboo）。随着文明的发达，原始信仰蜕而未尽，逐渐只剩下视为污秽，极端憎恶，而又认为有极坏的魔力，这是科学已经证明了的。过去妇女亲身体验，此种观念颇为强烈。《血盆经》之类，便利用了妇女这种心理，以被除血的污秽来欺骗她们。虽然明眼人一望即知其为伪造经卷，但它终究有它的信徒而不被屏弃，就是这个缘故。

这两部小经卷，当时一般称之为“善书”，是专门施舍给人的（当然善书不止这两种）。结合《金瓶梅词话》所载和它的跋尾题记，如果从社会学、民俗学、以至于心理学等角度去探讨一番，是很有意义的。因之使我想到《金瓶梅词话》中大有可研究的资料很多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